

第十回 因染扇托師尋婿 驗優人侍酒罵奸

且說香君自從碰壞花容，母親代嫁之後，絕跡不肯下樓，不覺又是一月有餘。一日，在樓上想起昨日之事，一陣酸心雙淚交流，說：「昨日用苦肉計，得遂全身之節。目今孤守空樓，誰是作伴之人？想起侯郎避禍，不知流落何所？媽媽替奴當災，未知歸來何日？教俺日夜放心不下！今日獨坐無聊，不免取出侯郎詩扇，展看一回，你看詩扇都被血點濺污，侯郎，侯郎，你哪知奴家替你守節！」遂對扇啼哭一回，不覺困倦，將扇壓在妝臺上，盹睡一會。

卻有蘇昆生與楊龍友放心不下，同來看視。進得門來，見樓上寂然無聲，遂說：「香君不肯下樓，我們一同上去談談罷。」上的樓來，見香君睡臥妝臺，龍友說：「香君抑鬱病損，困睡妝臺，不必喚他。」昆生見他扇兒展在面前，取過一看，不覺驚訝，道：「這扇面上，怎麼有許多的紅點？」龍友說：「想為昨日面血濺污，晾在此處。」遂拿過扇來，見上面血點紅艷非常，說道：「襯此血跡，不如添些枝葉，替他點綴點綴，祇是沒有顏色怎麼處？」昆生說：「待我摘取盆草，扭取鮮汁，權當顏色何如？」龍友說：「極妙！」於是扭汁的扭汁，畫扇的畫扇。不一時畫完，大笑一回說道：「竟成折枝桃花，可謂桃花扇了。」香君正在睡夢之中，被他們驚醒，抬頭一看說：「奴家得罪！」遂讓他二人坐下。

龍友說：「幾日不曾來看你，傷痕漸已平復了。」笑將扇兒遞與香君，道：「下官有一柄畫扇奉贈妝臺！」香君接扇一看說：「這是奴家舊扇，怎麼有桃花幾枝？」昆生說：「這是楊老爺就你的血跡，代為點染的。」香君說：「這桃花命薄，扇底飄零，多謝楊老爺代奴寫照！」龍友說：「方纔點壞，得罪，得罪！你有這把桃花扇，少不得個顧曲周郎。難道青春受寡，竟做個人月嫦娥不成？」香君道：「說哪裏話？那關盼盼也是煙花，何嘗不在燕子樓中關閣到老？」昆生說：「我看香君這般苦情，今世難有！近聞侯郎奉史公之命，同高傑防河去了。不日我即還鄉，待我尋著他，叫他使人搬你，管你夫妻團圓如何？」香君一聞此言，倒身下拜說：「多謝師父！但願早行纔好。」昆生說：「待我明日湊些盤費，收拾起身，但須你一書纔好。」香君說：「目下奴家心緒如麻，言不成文，哪裏還能寫書？罷，罷！奴的千愁萬苦俱在扇頭，就把這扇兒寄去，權當一封書罷。」遂即將扇包封完備，遞與昆生，千囑萬叮，泣啼不已。

龍友又向昆生說：「你可早行一步，見了侯郎，將一段苦節說與他，他自然來娶的。你回去收拾行李，盤費吾著人送來，速行為妙！」昆生說：「多謝，待我明日起身就是！」二人別了香君，下樓而去。正是：

新書遠寄桃花扇，舊院常關燕子樓。

卻說香君在媚香樓中苦守貞節，日日盼望師父找著侯郎，早早回來完聚，非止一日。哪知新主弘光性喜文墨，雅好女優。欲將大鍼所進《燕子箋》被之聲歌，為中興一代之樂，因把王鐸補了內閣學士，錢謙益補了禮部尚書，阮大鍼破格取在內庭供奉。阮大鍼因天顏日近逢迎益工，遂奏曰：「臣所獻《燕子箋》，既蒙聖恩采選，宮人被之聲歌，但恐生口不如熟口，清客強似教手。不如廣搜舊院，大羅秦淮，將那一般妓女、清客選進宮來，叫他們教演，豈不省事？」弘光聞奏，龍心大悅。立刻傳旨，將秦淮舊院中清客、妓女按名搜選，不得遺漏一名。因此，丁繼之等一班清客，卞玉京等一班妓女，央求楊龍友之情，勾名免選。阮大鍼稟知貴陽相公，通知龍友一一傳他們來教演，香君亦在選中。

是日，乃乙酉新年，人逢佳節，天降大雪。阮大鍼同楊龍友在賞心亭，邀馬士英飲酒賞雪，要將一班清客、妓女帶到席前驗看。清客、妓女中惟丁繼之、卞玉京改妝出家去了，其餘如張燕筑等，鄭妥娘等以及香君，俱押解賞心亭驗看。香君此時滿心怨憤，忍氣吞聲，同眾人而來。聞知驗看官兒乃是馬士英、阮大鍼、楊龍友三人，心自忖道：「難得他們湊在一處，正好吐俺胸中之意！」

不一時，聽見喝道之聲，知是奸相馬士英來了，眾妓女同香君回避一邊。祇見士英下轎，阮、楊二人迎接，百般醜態，令人難看。忽聞馬士英說：「好一派雪景！這賞心亭上真乃看雪之所。你看雪壓鍾山，圓珪方玉，賞心勝事，無過此亭！」三人談笑一回，吩咐把爐檯、遊具擺設起來，遂飲酒賞雪。飲酒數巡，阮大鍼遂向長班說：「選的妓女可曾叫到了麼？」外班跪稟說：「都已齊了。」「叫上來，席前驗看！」

於是寇白門、鄭妥娘同香君等一班妓女，一一上前叩頭。馬士英遂個個驗看已完，吩咐：「著他們赴禮部過堂去罷。」阮大鍼起身稟說：「特令到此伺候酒席的。」士英說：「既承二位雅意，留下那個年小的在此承應罷，他叫甚麼名字？」外班跪稟說：「他叫李貞麗。」士英笑道：「這女子名叫貞麗，恐麗而未必貞也！上前來酌酒、唱曲！」香君搖頭說：「不會。」士英說：「不會唱曲，怎稱名妓？」香君滿眼流淚，說道：「俺原非名妓。」士英見他如此光景，問說：「你有甚心事？容你說來！」香君遂高聲說：「妾的心事，提起來亂如飛蓬，想前年把俺夫妻拆散，今日裏又將俺母子分離，似這般奸賊挾仇報怨，坑殺平民，真比流賊還猛！」士英說：「有這些心事。」大鍼說：「這女子卻也受苦了。」龍友說：「老爺在此行樂，不必祇是訴冤了。」香君說：「楊老爺，你是知道奴的冤苦，也值不當的一訴。列公在上，聽奴一言：半壁南朝，全望爾等扶持。正宜統兵選將，報仇雪恨，以恢復北京，纔不愧忠臣！哪知爾等惟思希貴求寵，選秦淮之妓，徵青樓之客，以媚悅朝廷為事。今日，當此雪海冰山，猶著俺陪觴奏詠，忘崇禎縊死之仇，圖今朝一時之樂，豈不可愧，豈不可恨！」士英聞言怒道：「這妮子胡言亂道，該打嘴了！」大鍼與龍友俱說：「當今內閣在前，不得放肆！」香君遂大罵說：「你這一班閹兒瑞子，靦著顏面在人面前，不知羞慚！呼親父，稱乾子，辱身賤行，真愧班聯。你今日狗仗人勢，把人來毒頑，恨祇恨新君刑寬，加不到你這奸臣身邊！」大鍼聞言怒道：「好大膽！罵的是哪個？快快拖下去丟在雪中，這奴才對著內閣大人這等放肆，我們都克罪了！」遂下席用腳將香君痛踢一頓。龍友一面勸止大鍼，一面拉起香君，士英說：「這樣奴才何難處死，祇怕妨俺宰相之度，著人送入內庭，揀極苦角色叫他去當，拉下去，好好一個雅會，被這廝攪亂壞了，可笑，可笑！」阮、楊二人連忙打恭陪罪，說：「得罪，得罪！望乞海涵，另日竭誠罷！」正是：

興盡宜回春雪桌，客羞應斬美人頭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